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五十二回 譚紹聞入夢遭嚴譴 董縣主受賄徇私情

單說鄧汝和陪譚紹聞、夏鼎吃晚酌，鄧三變自回後宅。三人吃酒本不甚洽洽，兼紹聞心中有事，強吃了三杯，強聽了兩套琵琶，胸中畢竟小鹿兒直撞，做不得主。鄧汝和看出客人這個不安光景，遂安置東廂房歇息。兩人一個被筒兒睡訖。夏逢若心下無事，兩眼無神，把頭放在枕上，早已呼呼的直上南柯。紹聞翻來復去，又怕驚動夏逢若，直是再合不住眼皮兒。桌上殘燈未熄，孤燄閃閃，譙樓更鼓頻擊，遙聽擊擊，已交三更。方覺睡魔來襲，只聽得有人拍門，譚紹聞被衣開拴，進來二人，一個不認的，一個卻是王中。王中道：「家中好生焦躁，急尋大相公，原來在此。快跟我回去。」譚紹聞只得相隨同歸。黑夜路上，高一，低一步，就如駕雲一般。到了大門，見有幾個人在門首站立，譚紹聞也無暇問其所以。進了二門，望見廳上燭火輝煌，中間坐著一位六品冠服長官，紗帽圓領，甚是威嚴。紹聞只得近前跪下，叩了頭。向上一看，卻是自己父親。駭得心驚膽顫。只見父親雙目圓睜，怒須如戟，開口便道：「好畜牲！我當初怎的囑咐你，叫你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畜牲，你還記得這八個字麼？」譚紹聞戰戰兢兢答道：

「記得。」父親道：「你既然記得，怎的我這幾年因赴南斗星位，不在家中，你便吃酒賭博，宿娼狎尼，無事不做，將祖宗門第玷辱呢？況你頗有聰明，實指望撥青拾紫，我問你，至今功名何如？你今日一發又撞出人命案。那縊死之人，冤氣上騰，將你輩俱告在冥府，我受命勘此一段公案，可憐畜牲性命不久了。」因回顧道：「判注官何在？」只見東側閃出一個藍面赤發鬼，手執冊簿，躬身候命。父親問道：「子背父命，孫廢祖業，依律當得何罪？」判注官張開血盆般大嘴，口角直到耳門邊，朗聲答道：「律有三千，不孝為大，案律應該腰斬。」廳下早已跳出四個惡鬼，眼中齊冒火燄，口內直吐藍煙，猙獰可畏。不由分說，把譚紹聞一腳踢翻，用繩捆起。腰中取出門扇大明晃晃的鋼刀，單候上官法旨。紹聞伏在地下，已嚇得動彈不得。又聽得父親道：「我與這個畜牲原係父子，不比尋常罪犯，你們可抬將起來，我親問他一句話，再叫他死未遲。」四鬼領命，將譚紹聞忽的抓起，舉在公案前邊。譚紹聞哭道：「爹呀，念父子之情，格外施仁罷！」只見父親離了公座，走近身來，說道：「好畜牲，你恨煞我也！」張開口，向譚紹聞肩背上猛力一咬，咬得譚紹聞疼痛鑽心，叫得一聲：「爹呀！」

抱住夏逢若的腿亂顛起來。

夏逢若睡正濃時，被譚紹聞顛的醒了，慌問：「你是怎的了？」譚紹聞尚不能認真是做夢，只叫道：「爹，饒了畜牲罷！」

夏逢若已知是夢裡吃驚，急急披衣坐起，搖著說道：「譚賢弟，醒醒兒，醒醒兒。」譚紹聞方才明白，應道：「我醒了，我醒了。」

譚紹聞翻身起來，將渾身衣服俱要穿上。夏逢若攔住道：

「天還早哩，冷的慌，再睡睡罷。」譚紹聞那裡聽他，一直起來，剔了燈內燈草，撥開爐中宿火，坐在一條凳上，尋思夢中情景，低頭垂淚。夏逢若哈哈笑道：「你看你那腔兒，做夢哩，有了屌事！」譚紹聞只是低頭不語，依舊淚如泉湧。夏逢若也少不得起來，坐到爐邊，問道：「做的啥夢？」譚紹聞將夢中情景、言事，一一述了一遍。夏逢若雙手打拱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俗話說，夢凶是吉。又說，夢見自己是別人。況老伯說南斗星君，這就是吉星高照的意思了。這個吉星，分明就應在鄧老爺身上。管許你這場官司，有吉無凶。你若不信，事後才服我的高見哩。」

此時已雞唱兩遍，到明不遠，睡已不成，二人只得坐著。

黎明時候，只聽客廳柁子響，一聲喊道：「張定邦呀，你該去南鄉討老宋家那五石三斗課租，我昨晚已把賬目看明。對他說今日若不交，老爺要拿名帖送他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聽這不是南斗星君的照應麼？你且坐，我去與鄧老爺商量這宗事如何辦理。」

夏逢若到了客廳，唧唧噥噥說了一個時辰。回到廂房，向譚紹聞道：「鄧老爺說了，人命大事，要說這個人情，想著乾研墨兒是不行的。除一份拜門生厚贖之外，還得二百多兩銀子的實惠。今日就要送進去。見面時，暗與董公說明寶家弔死的原委，到審問時，保管你撒手不沾泥。等這官司清白，鄧老爺再引你投門生帖，拜董公為老師。這就免的外邊招搖。你說好也不好？」紹聞道：「這自是很妥當的。」夏鼎道：「鄧老爺是個老作家，怎的得不妥當麼。但只是目下這宗銀子該怎麼處？如今就要買辦禮物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當下我沒一分，該怎的？或者我如今上街去揭，就以鄧宅作保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說你是個書呆子，你卻會嫖賭，還會撞人命。好天爺呀！官場過付賄賂，最怕人知曉，人還要知曉。你如今現有官司，若街上揭銀子，是扯了一桿大旗，還了得麼？不如就央鄧老爺，借他幾百兩辦辦罷。還有一說，事後總要謝謝鄧老爺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磕頭就是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好書謎子！朝廷老還空使人，況紳士們結交官府，四時八節，也要費些本錢，若毫無所圖，他們也會學古人非公不至的。依我說，這謝禮你得二百兩，盡少也不下一百之數。你若捨得你的皮肉、你的體面，捨不得錢，咱如今就告別。我是個沒錢的人，你是知道的；我若有錢，就與你賠上，我又不能。我的為朋友相好之情，只可到這裡。」紹聞道：「任憑你酌處。我不心疼錢，只要沒事就罷。」

夏鼎道：「你若滿托我辦，這銀子是要向鄧老爺借的。事後清還，休叫我兩頭兒擔錯，惹埋怨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的事，怎肯叫你擔干係。你去與鄧老爺商量。」夏逢若又與鄧三變計議一陣，遂叫譚紹聞到客廳，三面言明。

鄧三變差任上帶回乾家人，街上辦理這項官禮。自辰至午，一一辦妥。鄧三變指點，裝成四架大盒子，外有稱的、包的、牽的、捧的，許多物件。即叫譚紹聞開了兩個禮單，一個是贊敬手本，一個是呈敬手本，寫的「沐恩門生譚紹聞謹稟」。

不說給轉門的王二爺隨封分子三兩，單講這份禮物是何東西。

原來——

結交官府，全靠著「謹具」「奉申」；出入衙門，休仗那「年家頓首」。倘擬以不應之律，原是陋規；若托乎致敬之情，也像典禮。長者如卷軸，方者如冊頁，無非上好的紗羅綢緞。走者拴蹄角，飛者縛翎毛，俱是極肥的雞鴨豬羊。光州鷓，固始鴨，還嫌物產太近。湯陰綢，臨潁錦，尚覺土儀不奇。當涂菘，廬陵筍，廣寧蕨，義州蘑菇，遠勝似睢州藻豆、魯山耳。安溪荔，宣城栗，永嘉柑，侯官橄欖，何須說河陰石榴、鄭州梨。

上元鱈，松江鱸，金華熏腿，海內有名佳品。廣昌葛，崑山薯，蒲田絨絹，天下無雙匠工。毛深溫厚蔚州熊豹之皮。長腰細白吳江粳稻之米。武彝茶，普洱茶，延平茶，各種細茗。建昌酒，鄆筒酒，膏棗酒，每處佳釀。色色俱備，更配上手卷款綾。多多益善，再加些醬鴨醃甕。尤要緊者，牛毛細絲稱准二百兩，就是師曠也睜眼；最熱鬧的小楷寫滿十二幅，總然陳仲亦動心。

鄧三變又差人去衙門，打探董公回署與否。去不多時，回言董公已送皇差過完回署。鄧三變叫備上頭口。因董公升任正堂，只得也換上手本，穿了公服。將譚紹聞叫至內書房，打開江南宦囊皮箱，取出當年剋扣驛馬草料銀子，稱准二百兩，包封停當。只因行賄事密，連兒子鄧汝和也不肯叫到面前。即將銀子付與夏逢若，塞在懷內，叫他隨到衙門去。又將辦禮家人叫來，展開清單，用盤子一算，共費一百九十七兩。當面言明，事後清償。夏逢若道：「賢弟，你可回去罷。」鄧三變道：「譚相公要回去，須從我後門出去。街上耳目眾多，怕人看透行藏，便有謠言風波。」

送譚紹聞從後門走訖，鄧三變依舊到前廳。夏逢若懷內藏著銀子，僱幾十數個閒人抬盒，抬酒，挾氈包，捧禮匣，一徑上祥符縣署而來。鄧三變騎著馬跟著。

到儀門外，下的馬來，坐在土地祠內。家人傳了鄧三變手本，管門王二說道：「請鄧老爺迎賓館少坐，小的去上頭傳帖。」夏逢若也到土地祠內，心生一計，因說道：「此處無人，我與鄧老爺商量一句話。我在路上想來，衙門送禮，紳衿之常；若說行賄，便事有所關。老爺是做過官的人，休因小姪所托，弄得自己身上有了干係。」鄧三變突然道：「你說的是。我實對你說，我心裡也

覺有些跳。」原來結交官長的紳衿，到了說情通賄，自然比不得飲射讀法。夏逢若看見鄧三變的神色有些閃爍，便說道：「只這份厚禮，說透了拜門生的話，或者譚紹聞這事，就保得七八分。」鄧三變道：「董公一向厚交，他是一個最融通的性情。只叫他記下譚紹聞名字，也就七八分沒事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如今把這銀子禮帖，抽了何如？」鄧三變道：「也使得，那下程禮帖已傳進去，這個禮帖，還在我袖子裡。」即取出來，付與夏逢若。

說猶未完，只見迎逆生跑來道：「請鄧老爺。」雲板響亮，董公早已出二堂恭候。鄧三變慌忙進去。宅門一閃，一揖而進，讓到二堂東一個書房。上面懸一個匾額，寫著「袖風亭」三個字。二人為禮坐下，董公道：「前日厚賜，尚未有勺水之答，只因皇差事忙，還請鄧老原諒。」鄧三變道：「父母榮升，菲儀進賀，但蒙哂納，已覺叨光之甚。」董公道：「指日弟備個粗東西，邀鄧老與南街繩祖張年兄，同到署中間敘，幸勿推故見卻。」鄧三變道：「卑職不敢。」董公道：「適才有個禮帖，上開『門生譚紹聞謹稟』。這個名字，弟舊日也曾見過，一時想不起來。隆儀太重，叫弟辭受兩難。」鄧三變站起身來，重新為禮，董公再三不肯，仍舊讓坐。鄧三變道：「這是一個舍親。當日表兄譚忠弼，原是選拔，後舉孝廉，陛見時，蒙皇恩賜過職銜。今所遺表姪譚紹聞，青年俊品，最肯唸書，因托老父母幷轡，意欲尊親兩盡，拜在門下，做個門生，托卑職為之轉達。不腆薄儀，聊作贄敬。仰祈老父母作養，栽此桃李。」

董公顧門役道：「請譚相公進來。」鄧三變道：「舍表姪尚未到署。雖說立雪情殷，猶恐宮牆過峻，不敢遽然登龍，容俟俯允之後，弟改日率來拜謁。」董公道：「閔閔子弟，又有鄧老爺台諭，弟豈有不從之理。即遵命將禮帖揀登數色，餘珍璧謝。」

鄧三變道：「今日老爺與舍表姪，乃是以父母而兼師長，若聊收數色，還似有相外之意，舍表姪必不敢造次仰附。」董公命門役展開禮單，見綢緞三十多樣，豬羊鵝鴨之外，山珍海錯，俱是各省佳產，遂哈哈笑道：「謹遵鈞諭，弟通為拜領就是。但令表姪幼齡勤學，鄧老爺必不過譽，想是指日飛騰的樣子。」

鄧三變道：「舍表姪雖說極好唸書，因家道殷實之故，未免招些富者貧之怨。況且又是個單門，往往為小人所欺騙、誣賴。

卑職常勸他移居到鄉，目下尚未得其便。」董公道：「省會之地，五方雜處，以邪凌正，勢所必至。弟今日既有地方之責，將來是一定查拿重懲。」鄧三變見話已透過八分機關，又些須說幾句閒散話頭，告辭而去。董公道：「指日相邀閒敘，暫且少別。」一聲雲板響亮，傳呼之聲，達於大堂。送至暖閣，一揖而別。

鄧三變騎馬而歸。料定夏逢若必定在家等候。及至到家中，卻不見夏逢若。鄧三變心中掛著二百兩銀子，差人去瘟神廟邪街請夏逢若，夏家內人道：「兩日不曾見回來。」鄧三變聽了來人的回話，心中愈加疑懼，卻又不敢說出，似乎這二百兩銀子，有些可慮。

且說董公送出鄧三變回到二堂，叫家人將禮物運至後宅。

逐一驗來，俱是上品，心中豈不喜歡。日夕簽押已完，黃昏到幕友汪荷塘住房陪吃晚酌，說了些皇差內官兒大人種種憨蠢、種種暴惡的話。又與錢穀幕友，講了些徵收、起解、清算的話。

號件相公呈過號件簿兒，定了明日出堂審問官司的事件，內中有竇叢告巴庚等誘賭逼命一案。一宿晚景過了。

次日坐堂審問官司，這人命重情，就是頭一宗事。監內提出巴庚、錢可仰、柴守箴、閻慎，當堂跪下。竇叢在旁伺候質對。董公點名，問了這四個人誘賭逼命罪名。這閻慎是年幼學生，不敢爭辯。那柴守箴略有口辯，只供賭博是實，但不曾與竇姓同場。董公即喚竇叢認識，竇叢跪稟道：「商民彼時，原是氣惱之時，只知打罵兒子。這巴庚、錢可仰，是平素在他館中取酒，行內覓腳，原是認識。至於同場少年，彼時原沒看清是此二人不是此二人。求老爺只問巴庚、錢可仰。」董公即問二人，巴庚念譚紹聞是姑娘的新女婿，不肯供出。這錢可仰因與譚紹聞送過信，毫未照應，心中氣忿，也顧不得親戚，便供道：「當初原是譚紹聞。」董公猛然想起鄧三變送禮情節，喝道：「打嘴！」打了十個耳刮子，錢可仰就不敢再說了。竇叢又稟道：「商民前日已回明老爺，商民在南宮也是有門有戶人家，攜數千金，出門做生意。兒子不肖，為賭自縊身死。商民也不指望他們償命報冤，也不指望他們給錢埋葬。只求老爺按他們賭博應得之罪，處置一番，商民親眼看過，就算老爺天恩。」

董公因錢可仰說出譚紹聞三字，正想草草結案，聽得竇叢之言，正合其意，因指著四人說道：「說你們逼命，原非你們本意。今日屍親既不深究，本縣也只得從寬。就事論事，您既親供賭博情真，只得按你們賭博加罪，枷滿責放。你們還有何說？」

四人竟是毫無可說。

董公命抬過四面枷來，巴庚、錢可仰只得伸頭而受。柴守箴、閻慎，只哭得如喪考妣，不肯入頭。董公也覺惻然。但王法已定，勢難畸輕畸重。衙役吆喝，禁卒硬把兩個學生的頭，塞入枷眼。董公判了賭犯朱字，押令分枷四街。竇叢叩謝了老爺天恩，董公道：「你算個有義氣的人，全不拖泥帶水。好！好！」董公又審別案。

這柴、閻二家爹娘，初聽說審他兒子是人命大案，嚇的魂飛天外，只是頓足。這個驚慌情景，直是言語形容不來的。繼而望見戴枷而出，那看的都說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問成賭博，就不成命案了。」出了儀門，兩家母親也顧不得書禮人家體面，只是扯住不放。兩家父兄急了，央及城內親友，認了一百三十兩賭贖入官，得了開枷釋放。

自柴守箴、閻慎受過枷刑，既於考試違礙，自然把書本兒拋棄。那巴庚、錢可仰原不足惜，可憐兩個青年幼學，一步走錯，遂成終身壞品，刑不能贖。嗚呼！柴、閻兩家學生受刑，雖若頂缸之錯，卻也非戴盆之誣。為子弟者，可不戒哉；教子弟者，可不嚴哉。